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七

廉吏傳　　傳記類三　總錄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廉吏傳二卷宋費樞撰樞字伯樞成都人其仕履始末則無考也是書書錄解題作十卷此本祇分上下二卷與舊目不符然斷自列國迄于隋唐凡百十有四人與陳振孫所記人數相合則卷數有所合併文字

無所刪薙也大旨以風厲廉隅為主故但能謹飭簠簋即畧其他事節畧一長每傳各系以論斷如華歆褚淵之屬皆極為揚搉褒貶或偶失謹嚴史稱蓋寬饒深刻陷害入樞既病其清太介不能容物唐狄士文史亦稱其深文陷害樞又惜其公正受禍持論亦自相矛盾然如載公孫宏並著其忌賢之謀載牛僧儒亦書其朋黨之罪綜核大致其議論去

取猶可謂不諛不隱者矣乾隆四十六年十

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自周之東禮義廢而廉恥缺上下惟知征利而已其間有能不溺於利而正身以正人正家以正國矯然自拔於汙世者是可尚也作列國廉吏傳

季孫行父

季孫行父謚曰文子魯季友之孫也文公十八年莒太子僕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文子使司寇出諸境公問其故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是以去之文子為

相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佗曰子爲魯上卿相
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
乎文子曰吾以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
惡者猶多矣吾不敢以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
與馬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
其父孟獻子因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
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
使爲上大夫

孫叔敖字艾獵楚人也莊王銳於立功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臣為令尹十年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礙能臣之罪也竊見下里之士孫叔敖秃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於是王以車迎孫叔敖叔敖代虞丘子為令尹始為相時吏民皆賀其父老衣麤衣冠白冠最後來弔孫叔曰王不以臣不肖使相楚國國人盡賀子獨弔之豈有說乎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

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閒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
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惟此孫叔死王果
以善地封其子子不受請之寢丘王與之四百邑其祀
後十世不絶

論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虞丘子之
言曰久固高位不進賢能者誣也不遜爵禄者貪也觀
虞丘子之進退可觀其所舉矣孫叔之爲令尹也輿服
不飭得失裕然其將死也猶戒其子不受利地觀孫叔

公儀休

公儀休者魯之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且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之人論功行封往往有不平之色如蕭何之傑猶或說之買田自汙始為久安之策蓋時未有以導之故也自武帝表章六經尊崇聖道天下士稍稍知禮義羞苟賤自時厥後清介高潔之士有可紀者矣作西漢廉吏傳

鄭當時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少以任俠自喜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武帝即位稍遷至九卿後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

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然其饋遺人不過具器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當時死家無餘財

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菑川國推上弘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

上以為有遜愈益賢之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餘財然其性意忌外寛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弘力也年八十終丞相位

論曰鄭當時公孫弘皆貴儉嗇自將其奉稟皆以食賓客禮賢下士稱於一時誠可嘉矣然當時為大吏好推

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音況)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文法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鬭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守行縣至平陽悉名故吏五六十人延年新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自以文武兼備延年奇之徙署督郵後舉廉為緱氏尉歷官徵拜東海太

守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課常為三輔冣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旌其廉平賜翁歸子金以奉其祭祀

論曰尹翁歸自為市小吏能持公廉使諸霍家奴不敢盜權侵法蓋其身正不令而行惡在高官尊爵然後能行其志也暨舉廉入官所至有聲揚雄著書持一代人物權衡品藻之嚴為漢春秋乃曰尹扶風之潔可謂近

世名卿嗚呼雄非矯誣於人者一字之褒豈特無負翁歸一時之清賢實嘉賴之矣

蓋寬饒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為郡文學以孝廉為郎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俸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奸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

贓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之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游得檄亦解印綬去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及代張

死博因勑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
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
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
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功曹惶怖具自疏
奸贓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遣出就職功曹後常
戰栗不敢蹉跌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
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然好樂士大夫為郡守
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劒以

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

翟方進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吏後數掾吏詈辱從蔡父相形奇之遂去之京師受經積十年以射策甲科為郎河平中為丞相司直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榷為奸利者方進部掾吏覆案發大姦贓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

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擢為丞相在位公潔請託不行於郡國嘗奏陳咸逢信邪枉貪汚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知行辟亡功效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也遂奏免綏和二年熒惑守心帝賜冊詰問方進登位十年無治效即日自殺上秘之親臨弔者數至謚曰恭侯

論曰班固謂薛宣朱博翟方進皆以廉儉至公卿夷考三子行事之迹率以發摘姦贓見稱史傳古人有言曰有諸己然後望諸人無諸己然後責諸人三子者之嫉惡如此非其廉何以能之

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節儉祿賜以共九族鄉黨

愛之哉

東漢

嘗謂自古中興未有如東漢之治且久也蓋天下之民俗常繫於士而士俗未嘗不因於時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然今所謂士俗未嘗不因於時豈為士者視時而上下哉蓋時在天下所以制時者在人君其為士者懷德義而脩廉恥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繫焉千駟弗視也祿以萬鍾弗顧也夫時焉敦儉而惡侈時

念軍師在外吏士不足悉以妻子所買田宅分與親黨兩主之將臣可以分其優劣矣觀高祖既定天下諸將卑以罪誅戮吳漢既死之後帝念其功吳氏之封侯者凡五國嗚呼人之佐主立功亦烏在貪賄殖產以為目前之計哉取二代之將考其初終而觀之可以鑒矣

宣秉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脩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莽擅權常稱疾不仕有辟命固不應更始即位

公身服布被當時汲黯雖譏其詐秉史筆者獨不思弘之心詐善耶弘嘗自言曰管仲相齊三歸反坫侈擬於君亦可以度弘之心矣若以為位極人臣無用過儉則季文子為魯社稷之臣晏平仲號曰民之望亦豈不以儉為本哉

鄭均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黄老書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脱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

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
為廉潔常稱病家庭不應州郡辟召建初六年公車特
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
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
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
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黄髪不怠又前安邑令王義躬履
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之書不云乎彰厥有
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

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建武五年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輙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

帝迎於大門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亘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至京拜武都郡丞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奮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爲清平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於家

論曰甚矣爲天下之害莫大於士無特操而流俗之論

勝也方時未定士不脩立孔奮立行清潔乃為衆人所笑以謂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苦辛使奮而惑於衆言豈不為之陷溺哉惟其立節厲志確然不為汙俗所移此所以清廉之名近在吏民遠在羌胡皆能通之也奮非特以正介自守于時士未知所趨嚮則東漢名節之風亦嘉賴矣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

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即位來歙薦堪拜蜀郡太守時吳漢伐公孫述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漢從之及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拜漁陽太守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

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拜顯魚復長方徼堪病卒

論曰廉遜之行非所難為也人皆有羞惡之心行之以為廉遜惟賢者能勿喪其心耳堪自幼時已推先父之財與其兄之子擴而充之豈但脩之家而已哉其後居官著迹清白蓋推此心而為之耳

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中平三年趙慈反殺南陽

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
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續
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
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徵為太常未行
而卒

論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輸東園禮錢得拜三公茲為
正乎續舉緼袍以示左騶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以是
故不登公位續之大節可畧見矣嗚呼人之不度禮義

能弭叛亂摘姦伏其利顧不博哉

鍾離意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

詔頒賜羣臣意得珠璣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
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
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
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多
所諫諍出為魯相五年病卒於官

論曰昔者莒僕竊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季文子使司寇
出之不待越日且舉周公之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
贓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贓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

夫贓穢之物雖薄入官府然得而寶之豈不為穢姦乎
意之所以不拜賜也宜哉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
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
起宗族閭里爭往依倫倫築營壁處衆以拒之建武二
十七年舉孝廉光武名見異之歷仕遷蜀郡太守蜀地
肥饒人吏富實掾吏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

袁彭

袁彭字伯楚汝南汝陽人也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麤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未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

論曰第五倫其貞清者乎或問其有私乃言昔有人與吾千里馬雖卻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夫不用其人可謂無私矣而其心之不能忘倫猶以為私焉嗚呼人之自欺者幸人之不知耳奚顧吾

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後遷武威太守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舍為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後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

論曰士俗之弊莫大乎公道不明而用情廢黜也恂以清約為時所稱至其奉公不阿禮遺弗講而為憲所

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歷官為酒泉太守祐政惟仁簡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後出為河間相因事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論曰殺青寫書無害於廉而祐諫其父且謂馬援有薏

玆之嫌王陽有衣囊之譏賢矣哉雖然祐豈止有所嫌畏而然耶觀嗇夫孫性私賦民錢爲父市衣至不忍欺促令請罪是其清德有以感服其心者矣

張奐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寇美稷奐聞即勒兵而出連戰破之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疋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並受之而

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行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後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奐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奐因功特聽故始為弘農人焉稍遷少府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後陷於黨錮歸田里閉門不

配古人也歟

三國

嘗觀漢室不綱三國鼎峙互相吞噬日尋干戈方是時也謀夫勇士爭出智力各為其主用命然以清規廉操見稱於時者無國無之豈不以東漢曩時尚名節之士流風遺俗未至泯滅或出於名臣之子孫蓋其理義之在人心者猶存故耶且炎漢中興紹恢前緒惟勤惟約克慎厥始崇經術登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武功既

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激揚公議於上又復有布衣之士如范滂許劭郭泰苻融之流扶持公議於下維持鞏固大有力焉逮及靈帝之際信倚姦慝誅夷忠良曩日之人材寖除而天下之民望隨失矣於是何進名戎董卓秉釁袁紹之徒從而造難乘舉播蕩魏始以討賊為辭挾天子以令諸侯吳蜀繼之或憑勳封之舊或依葛藟之親倚正傍順三國由是分據嗚呼秉節勵志之士固未嘗肯輕為人用也然而三國之君得而

用之者以其開基立國初不失天下之名義故也作魏吳蜀廉吏傳

魏

毛玠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稱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

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之人自治復何為哉初太祖平栁城頒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後卒於家

論曰有功於國不若有功於民有功於民不若有功於教化毛玠典選舉所用皆清正之士取之以行不以名躬率廉儉化及貴寵太祖歎之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

自治斯可謂有功於教化者歟國賴以治民從而懷之矣及頒賜栟城所獲器物特以素屏木几與玠且曰表古人之風嗚呼玠所得豈不厚哉

華歆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禮為上賓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

益乎今空當僕是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說
乃遣歆賓客故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
所拒密各題識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
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
客為之計衆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文帝即王位拜相
國封侯及踐阼改為司徒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
故人家無儋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
嫁之帝歎息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太

和五年薨謚曰敬侯

論曰歆辭孫權就曹公豈有不義哉賓客故人賻遺受其意而卻其金視戰國之士朝縱暮横以片舌盜人之國而取富貴者固有間矣觀其所舉管寧所友邴原並一時清脩高蹈之士歆居二子之間世謂三友成龍豈碌碌者哉

和洽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太祖定荆州辟爲

之行則容隱僞矣魏國既建爲侍中歷官封侯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薨謚曰簡侯

論曰毛玠崔琰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士至以廉節自勵士風如此何可疵也洽欲裁歸中庸以矯其詭激之行務躋世醇實無使隱僞亦救時之論與

吳

陸胥

陸胥字敬宗凱弟也吳郡人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

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以肩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肩入南界諭以恩信務崇招納渠帥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帛後華覈表薦肩曰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後以疾卒

是儀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爲縣吏後仕郡

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論曰陸胥身清事濟著稱南土史官謂為良牧信矣儀平生所為潔然如此既寢疾猶戒敕身後不使華侈夫死生亦大矣而不以易其節賢哉

蜀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

先主枉駕顧之三往乃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曁先主即帝位策亮爲丞相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年五十四

鄧芝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

先主定益州擢為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為尚書事後主累遷至車騎將軍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論曰仕而不受祿非古之道也亮芝之身之衣食皆資仰於官知所受矣至私產則二人者咸不營辦志不在焉故也昭烈之得亮能有蕞爾之蜀俾魏不敢窺吳終結和以成鼎峙之業者四十三年惜乎人不勝天大勳中

廢使亮無定軍之歸獲遂其佐主之志則張子房赤松遊亮定當高蹈其前迹矣

兩晉

竊觀西晉之開基非有漢高帝之規模以懷服天下也東晉之再造非有漢光武之法度以維持後世也兩晉共一百五十六年亦能保其宗廟不遽顛覆何也蓋清潔特立之士時見用也武帝所用則有若山濤既爲右僕射正慎儉約家無嬪媵供養不給元帝所用則有

卷時人以此貴之

論曰自欽至恒凡五世欽事武帝恒歷事成帝上下垂八十年矣始晉開基既見中興而盧氏之清風凜然不改美矣

阮脩

阮脩字宣子善清言好易老性簡任不脩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嘗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

逆順衆遂逍走一郡悉平循遂還郡杜門不出論賞報
功一無與焉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為吳國內史及
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稱疾不起
後帝承制復以為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舉
疾至帝親幸其舟咨以政道循病不堪拜謁乃就加朝
服賜第一區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廷尉張
闓住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
晏開人患之訟於州不納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

禑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孫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
已留之初不服用疾漸篤表乞骸上還印綬改授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太興二年卒諡曰穆
論曰循之始仕也不求課最而在朝亦久無與為援者
其廉於進如此觀其檄平逆賊李辰而杜門不與賞功
廷尉張闓侵奪市人而望風斂手然則如循者其介之
推之人歟尹翁歸之人歟

庚冰

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疋冰怒捶之市絹還官及卒無絹爲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

論曰昔者虞丘子舉孫叔敖而叔敖之節果不減於虞丘蓋其底蘊已深相知也王導輔晉有中興之功位極人臣而倉無儲粟衣不重帛冰始爲導所知及導喪衆望遂歸冰冰之决大誼立大功居大位咸不亞於導而廉貧如此可謂不負其所知者歟

矣其後南梁何遠為武康令公清不阿太守王彬廵縣
回進斗酒隻鵞而别彬顧謂之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
為古人所笑乎盖為近代清流欽重如此

孔愉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愉年十二而孤養祖母以
孝聞吳平愉遷於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
氷為亂逼愉為參軍不從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
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

入而爲之立祠永嘉中元帝欲以爲參軍尋不獲建興
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歷位爲尚書僕射後出爲鎮軍
將軍會稽内史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
地爲宅草屋數閒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
病篤遺令斂以時服鄉邑義賵一不得受咸康八年卒
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

哀慟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人皆歎異及長開率穎秀辯悟絶倫王戎辟爲掾累官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尚爲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十疋爲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爲軍士襦袴後再鎮歷陽卒詔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

論曰易大夫之簀君子謂其死不廢禮孔愉病篤遺令

鄉邑義贈一不得受茲見其死不傷廉也尚居歷陽一
布帳且不以自奉而況其他哉

王恂

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恂文義通博在朝忠正
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爲令衰毅嘗饋以駿
馬恂不受及毅敗受貨者皆被廢黜焉咸寧四年卒贈
車騎將軍

論曰夫與國有肺腑之親鮮不以驕恣取敗如王敦之

窮奢極侈寵厚恩踰弗知保守卒不免自貽夷戮愓以外戚立朝表毅以駿馬為饋初必投其所好恂能却之潔然不為之玷於時宮掖之内豈不有光乎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荆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為荆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

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廄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疋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乃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

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於位謚曰烈

論曰威自早年得俸絹於其父猶詰所從來不敢苟得如此其處辭受於他人可知矣其言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夫知不知亦未可較優劣由言以考威

之心豈脩康隅以徽名當世者哉

杜軫

杜軫蜀郡成都人也軫師譙周博涉經書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羣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驤亦為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軫後拜犍為太守甚有聲譽當遷會病卒

論曰軫豈矯却遺賂著廉稱而已其為尚書郎奏議駮論多見施用此在晉世清談之日有補治理與李驤同號曰蜀有二郎可見當時朝廷之望矣

竇允

竇允字雅始平人也出自寒門清尚自脩少仕縣稍遷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亹長勤於為政勸課田蠶平均調役百姓頼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潔身脩己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

之務也謁者實允前為浩豐長以脩勤清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參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己厲俗改脩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卒於官

論曰先王用人初無流品之異其有賢行則不以人而廢其行西漢田延年用尹翁歸於小吏終以廉潔為當世名卿知此道也實允出寒門少仕縣及為謁者乃以清白蒙詔旌賞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者視允輩寧

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紛如打五
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
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敝衣周急
振乏性謙和善與人交無貴賤待之若一而頗敬媚權
貴攸每進退無喜愠之色久之遷尚書左僕射卒贈光
禄大夫
論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攸在吳郡雖俸禄不受唯
知飲吳水而已行過乎清無害大節也時郡饑攸發倉

賑民輒不俟報其施設不自避如此蓋有志於守道者
然猶不免欽媚權貴度攸之心亦孔子所以處南子陽
貨之類耶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也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
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歠菽
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
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人

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驚叫及祥練之夕
復有群雁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韓康伯與之鄰
居後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拜奉朝請尚書郎累
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後入居清顯祿賜皆
頒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廣州
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
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
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為龍驤將

實立人之所難而君子之美致也廣州刺史吳隱之孝
友過人祿均九族菲己潔素儉愈魚食夫處可欲之地
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
嗇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
千斛及盧循寇嶺南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
之戰沒城遂陷為循所得後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
久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
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為起宅固

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
蕭然無辨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賫沉香一斤隱之見
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厲清操為鄱陽太守延
之弟及子為郡縣者常以廉慎為門法雖才學不逮隱
之而孝悌潔敬猶為不替
論曰隱之之門以廉慎潔謹為法傳子及孫其風不替
美哉原其所以然蓋常散祿廩甘貧乏惡衣惡食不以
為恥而以其子若孫安之久矣夫夫秉富貴之資盜民之

財謂為子孫遠圖者其愚矣哉